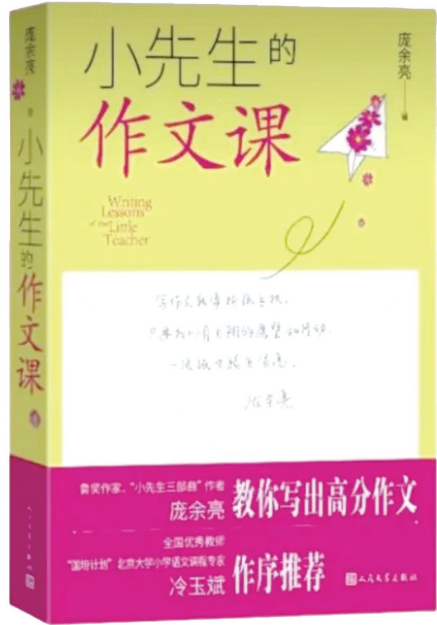


养一勺秘制“作文酱料”

明前茶



《小先生的作文》 庞余亮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拿到鲁迅文学奖后，庞余亮老师开了不少阅读与写作的讲座，讲座结束以后，就像医学专家义诊，病人会带着自己的X光片和病历来问诊一样，家长也带来了孩子的作文本，想让庞老师“号个脉”。看到孩子咬牙切齿编出来的作文，庞余亮不由得摇头苦笑。他看到，有个孩子，还用圆规上的钢脚，在作文本上的每一个格子上戳了一个洞，以此宣泄着他对写作的抗拒。

写不出作文怎么办？作文写不好怎么办？为了给“苦恼的孩子”开药方，庞余亮立刻公布了自己的收信地址。

信从四面八方飞来，作家挑出最有典型意义的20封信来认真解答，写成了《小先生的作文课》这本新书。看看这些天真烂漫的困惑吧：“校园实在平淡实在无奇，哪还有材料写作文？”“乱编作文的人，会不会长出匹诺曹的长鼻子？”“我被困在写景作文里了，怎么办？”……针对孩子们的困境，庞余亮解答的书信，写得妙趣横生，发自肺腑，既有蹲下身去与孩子的苦恼谦和对视的真挚，又有他15年乡村教学和40年写作积累酿就的切实可行的经验，还有庞余亮多年来深入校园，体察当下孩子的成长烦恼，带来的望闻问切式的观察。这本书，不仅是写作技巧上的和盘托出，更是终结了当代少年“望而不察，听而不闻”的“空心病”的一剂良药，作家不动声色地点醒孩子：唯有对他人的苦楚、尴尬与烦恼感同身受，如此，你才可能看到人间缀满了“写作题材与细节金币”。若对师长的辛劳，好友的痛楚，大自然的伤痛一直盲目，是写不好作文的。作文是小道，真正的大道是爱生活，爱身边的人。

《小先生的作文课》的引人瞩目之处，正是庞余亮老师几十年来总结的为人之道、为文之道。譬如，庞余亮和盘托出了他几十年如一日，做题材收集与细节储备的经

过，且看这些细节：“乡下校长心安理得地穿着后摆有点吊的西装，蹬着沾着烂泥的雨靴进城办事。回来时雨靴上已经少了许多烂泥，而雨靴上黑色的泥渍变成白色的泥斑，像踩了一脚雪。”写得多么细腻，这里有城乡差别，有老校长不合时宜的洒脱，也有他只顾着为孩子着想，完全忘了自身体面的辛酸，这点忘我，正是乡村教师的精魂所在。

庞余亮还告诉孩子们，写作文，如何塑造强有力的开头。这就好比写100m的赛跑，不要去写开头的起跑，而是直接从60m开始写起。大家跑过100m短跑就知道，从60m开始，就是你挣扎不已，心跳如鼓，有点想放弃的时候，从此时开始写，高潮中蕴含悬念，作文的前五句话能够吸引在沙里淘金的阅卷老师，你就有望拿到高分。而到了结尾，写到99m戛然而止，停留在奋力冲刺的过程中，文章才会余韵袅袅，成就有力量的“豹尾”。

还有一部分孩子，困惑于作文越写越散，庞余亮就教大家找寻捆住整篇文章的绳子。朱自清先生的名篇《背影》中，冬天的车站全是冷硬的灰黑色，连父亲的背影也是“青布棉袍，黑布马褂”，此时，父亲非要去买的朱红色橘子，才能为这个哀伤的告别增添一抹亮色，增添一抹柔软又炽热的质感。那是父亲与儿子经历误会与隔阂之后，袒露的一颗心，像橘子饱含酸楚。这样，小小的橘子就像一根无形的绳子，结结实实地把《背影》这篇文章都捆了起来。这无形的绳子就是文章的“章法”。章法既好比绳子，又好比榫卯结构需要的6块木头。

庞余亮点拨小读者们：在下笔前，不妨把这记叙文必要的6个要素好好打磨——时间，空间，人物，故事，情感，我——每一样都要在心里结构分明，就能在规定的字数里完成一篇有章法、有思想的作文。

是的，写作不仅仅是记录生活，写作是需要将素材封坛，等待时间将它酿造成鲜美的、回味无穷的酱料，可以给平淡生活增添无穷滋味。透过写作，每个人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自己与他人的情绪颠簸，理解这个世界的复杂性。而这，才是打开这本书，打开这个“作文高分武器库”的终极意义。



字里的光

——读《在江湖与庙堂之间》

秦峰

案头放着一本精美的散文集《在江湖与庙堂之间——贬谪中的宋代文人》，这是储劲松老师的作品之一。

最初，我在微信读书上泛读了这部作品。电子阅读是方便，沙发上、枕头边、公交车里，手机屏幕的光映着王禹偁、范仲淹、欧阳修的名字，零零碎碎读了6个小时，11位宋代文人的贬谪故事，也算有了点轮廓。

可拿起纸质书时，唯独王禹偁这篇让我慢了下来。此前，其他10位文人多少有些涉猎，可王禹偁这个名字，我是第一次听说。怕是自己读书太少，才对这样的大家一无所知。劲松老师在文中说：“千余年后，如我这般嗜读古人书并且以文章自命的人，对于王禹偁其人其事其文，所知尚且甚少，何况他人。”确实，就连劲松老师也是知之甚少，何况我这个“他人”呢？

正因陌生，才读得特别慢，格外细。劲松老师说，《黄州新建小竹楼记》是王禹偁最动人的文字，是王禹偁所有文章中他最喜欢的，连王安石都赞它胜过欧阳修的《醉翁亭记》。读这段时，我忍不住读出了声：

“远吞山光，平挹江濑，幽阒辽复，不可具状。夏宜急雨，有瀑布声；冬宜密雪，有碎玉声；宜鼓琴，琴调虚畅；宜咏诗，诗韵清绝；宜围棋，子声丁丁然；宜投壶，矢声铮铮然。皆竹楼之助也。公退之暇，披鹤氅，戴华阳巾，手执《周易》一卷，焚香默坐，消遣世虑。江山之外，第见风帆沙鸟、烟云竹树而已。待其酒力醒，茶烟歇，送夕阳，迎素月，亦谪居之胜概也……”

这段文字我反复读了三遍，越读越有味道。夏天时听窗外如瀑布轰鸣的急雨，冬日里看屋外像碎玉轻敲的密雪，还有虚畅的鼓琴，清绝的咏诗，围棋落子时的丁丁然，投掷游戏时的铮铮然等等，劲松老师概括为“字字古淡萧疏，句句摇曳生姿”，如品新茶时清香扑鼻，如酒桌豪饮时痛痛快快。

最为难得的是字里行间透出的那份心境，面对被贬谪他乡这样沉重的打击，他却笑而称之为“公退之暇”，不但没有颓废难过，反而是披鹤氅、读《周易》，看风帆沙鸟，送夕阳迎素月，难怪王安石会偏爱这逆境里寻乐的通达，读来让人心头一亮。

读完王禹偁，后面10篇的阅读速度明显快了些。范仲淹的“先忧后乐”早就闻名遐

迩，《岳阳楼记》里“衔远山，吞长江”不自觉地脑海里浮现；“环滁皆山也”的《醉翁亭记》也是耳熟能详，再深入了解他的贬谪经历，才明白“与民同乐”的背后藏着多少对世事的包容。

最让我触动的，是书末劲松老师的自序。“写完这本书稿，我回到了人间。”序的第一句就像敲了我一下。我似乎明白了些什么，他哪里是在写古人？分明是把自己丢进了千年前的风雨里。

动笔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，他一个人跑了汴京、洛阳、应天和临安。这份“钻进历史里生活”的痴劲，比任何考据都动人。正如劲松老师在序里写道：“痴人痴人，有痴心、痴气、痴态、痴言和痴行的人，才可称之。”这话让我想起2023年冬天，和他同去昆山周市镇参加中国故事小镇授牌仪式的情景。

那是我头回接触作家，总以为体制内的文化干部大抵都差不多。可初见时，他和别人不一样，头发稀稀疏疏，戴副细框眼镜，背着个陈旧的帆布书包，话不多。更巧的是，我们住一屋。那时我还不知道，他笔下那些宋代文人的故事，早已在书桌煎熬成了字。

他穿着朴素，眼窝有些陷，像是没睡够。那时只当是旅途劳顿，如今读了序言里“发枯、眼涩、骨瘦”的话，才明白，那不是累，是埋首典籍时，是反复推敲时，被文字熬出来的印记。帆布书包里装的，怕是不光只有旅途用品，还有没看完的古籍、写满批注的手稿吧！

合上书时，夕阳正落在书脊上，《在江湖与庙堂之间》几个字泛着暖光。忽然觉得，千年前在竹楼里“送夕阳，迎素月”的王禹偁，还有如今为他们写故事的劲松老师，做的是同一件事：把日子酿成文字，再让文字里的光，照亮后来人的路。



《在江湖与庙堂之间》 储劲松 著
河南文艺出版社